

一九三四年

十日談

第廿五一期

# 談 目 十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 十 五 期

平四月十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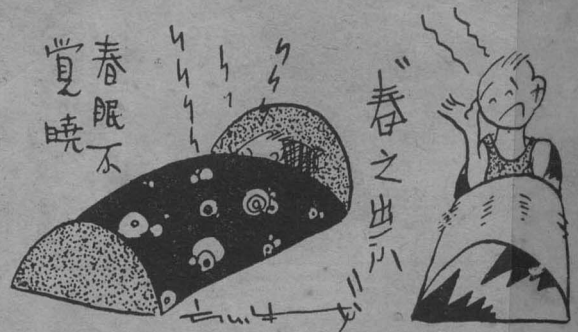
革 新 增 大 號

## 目 要



圖 國 救 經 念

盾 不 的 天 春



春 眠 不 覺 曉

春 之 出 心

春 色 送 人 眠 不 淨

中 國 頭 腦

一 個 打 過 帝 國 主 義 的 士 兵

學 府 之 音

訪 望 歲 小 農 居

閩 變 散 記

#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三十元	
正封面之裏面	五十元	二十五元	
底封面之裏面	四十八元	二十四元	
插頁前後	五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二元

## 本刊投稿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 一、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一日為止如在日期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 一、來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經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邨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四月訂)

## 十日談

本刊每逢十日發行

第三十期 中華民國廿三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 楊天南

發行 謝文德

發行所 第一出版社

上海平涼路平涼邨二十六號

印刷所 上海平涼路廿一號 時代印刷廠

寄售及代定處 各省縣各大書坊

本刊特約分銷處

北平 文華書局

西單西京幾道

天津 北方文化流通社

河北大經路昆緯路口

無錫 茂記大房派報社

無錫北大街

杭州 雲浮小說社

城站福元路

### 定價報目

全年三十六冊連郵	三元	四元	五元	六元
國內	六角	一元	二元	三元
香港	四角	八角	一元二角	二元
澳門	四角	八角	一元二角	二元
國外	六角	一元	二元	三元

外國郵票時價伸算

日本朝鮮台灣照國內計算



##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爲宜，卽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篇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趣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以有新開價值者爲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稱簡則。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爲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爲一般人興奮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爲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爲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視爲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械先生譯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爲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此欄係本期新設，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

雜錄 一切什里什萬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卽入此欄。

吸煙室 此欄將於下期開始，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在吸煙室之閒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有靜生長期給十日漫畫，各家奇稿亦甚多。

讀者通訊 此欄前未有，但如有好的通訊，便當刊載。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來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 談 日 十

## 我們的革新

素來被人視為洪水猛獸的「新」字，近來却流行起來，這忽然的得勢，是奇怪的，因之我們也非革新不可了。只看我們在形式上已有了革新，將碩大無朋改為短小精悍，不是很好嗎？

可是，只在形式又有什麼關係，誰希罕這形式！但革新總是革新，縱使是只有形式上的變化。況且我們真是想改革的呢！我們想從此之後，**不談政治與黨務**。我們以前，關於這兩方面，也是很少談到的，但有人以為我們在談，其實我們沒有談，我們早就不要談的，我們所關心到的，只有一般的社會現象，在先的談及該二項，也不過作為社會現象之一看待，而加談談耳。

併且十日談是什麼的主旨，只看名詞是取中世紀西洋的消閑小說來做就可知道。十日談原不過想給一般人以一種消閑罷了。十日談固然會是文藝復興之一助力，這是看了十日談的人的功績，而十日談本身不想居功的。我們的十日談，也只想在供人消閑之中，不傳播病菌毒氣罷了。誰又希望能對於國家大事去容啄呢。耿耿此心，可表天日！

我們革新的是確也有些革新了的，比方投稿簡則是重加修訂了，這表示本刊的取材，有了一定的範圍，而本刊是具備了個性的。固然在本刊創刊之初到現在，原不曾有甚重大之變化與演進，但面目之顯露，個性之發展，是因時間之進行而益益展開，却是必然的，因之這革新，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我們不再多說，只願用事實來證明我們的革新。

### 十日談第二十五期目錄

我們的革新	記者	一
中國頭腦	曾迭	二
資格問題	勞心	三
摩登破壞團	樹三	四
摩登破壞	曾迭	五
人與鬼的力量	游絲	六
論沉歌	甘永柏	七
農村鱗爪	虞家禱	九
鄉居雜記	傅敬嘉	一二
打過帝國主義的士兵	見人	一三
浦東一日記	胡傳樞	一六
學府入音	V H	一六
管理與設備	古月	一六
歷史堂速記	葦如	一九
兩個國文先生	前轍	二二
曹聚仁一章衣萍		
訪望談小農居	沐炭	二二
福州文訊	錫祐	二二
重慶文壇之三虎	水草	二七
閩變散記	李小山	二七
常熟瑣記	建章	二七
蘇遊雜碎	斐子	三〇
過長沙	醉風	三二
論陸官圖	周劭	三五
陸氏血案	家誠譯	三六
今文觀止——時輪金剛法會募捐啓		
——文化建設宣言		
漫畫安得生		四〇
編輯室		四〇

# 中國頭腦

曾迭

中國人的頭腦，真有些異樣的！把簡單的問題成複雜化，把複雜的問題演成簡單化，這就是他的特徵。這究竟是中國人的聰明，抑是中國人的愚昧，一下子却難以評定的。

李淑芸與辜仁發的問題，是從夫妻吵鬧的家庭問題轉到法律問題。中國的司法制度，未必能夠說十分完備，然而，因夫婦吵嘴，甚至打架而鬧到法庭的案件，我們一翻開報紙的社會版，是每日可以看見。我們要是一調查全國法院的案件的統計，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巨大的數字。類此問題，似乎是再簡單也沒有了。然而，一經過中國人頭腦的思維，簡單的問題又複雜化了。第一，是錢承鈞檢察官的談話，他說：「此次本邑檢察處，電傳辜仁發到案質訊，亦有重要原因。緣李淑芸母女，既已移歸司法辦理，則法律一律平等，決不因其為廳長夫人而含糊過去，亦決不因李淑芸犯罪行為現時證據不足，而輕易縱釋。故必須由檢舉人檢集證據，或到錫質訊明確後，始可定讞。如果有人證物證，確實無訛，當然依法訊辦，苟無確據，自當予以不起訴處分。」我們讀了錢檢察官的談話，果然覺得句句是說得對的。但是仔細一想，却又覺得句句是說得多的。一位檢察官辦理案件，自然是在法言法，依法辦理。因為中國的法律上既沒有廳長太太的特殊身分或是廳長老爺的治外法權的規定。那麼，從法律眼光看來，就只有法律中的訴訟主體，便無所謂廳長太太與廳長老爺的名目。若說廳長與其夫人的案件而

必須發一聲明式的談話，以避免人民對於司法的懷疑，那末，從另一面看，這反而會引起人民對於司法的不信任，因為，爲什麼一件案件的訴訟主體是廳長和其夫人，便成爲一件不普通的案件，而檢察官必須要有發誓式的談話來表明心跡呢？法律不是已賦予檢察官以法律規定的權限嗎？檢察官對無論什麼人，不是都可以行使他的職權嗎？錢檢察官爲什麼不予每一起案件作一次談話而獨于這一次的案件，必須作一次談話呢？這又是中國頭腦的特徵了吧！

第二，是嚴縣長辭職問題。縣長雖然是小小的職分，但也是堂堂的官長。縣長受政府的委任，便應該對政府負責，縣長受人民的俸給，便應該對人民盡職。廳長尙不許濫用職權，廳長夫人何容妨害公務？而這一切也儘有法律的裁判。縣長並無對廳長夫人所指使或不指使的妨害公務或不妨害公務的案件負責的義務。那麼，嚴縣長忽然因此辭職，似又是中國頭腦的特徵了！

第三，是民政廳長更換的傳說。一個民政廳長的任命，當然不是隨便的事。一個民政所長的免職也當然不是隨便的事。因爲一個廳長的任免，是有關政府的威信。正如一個人的犯罪與不犯罪，必須經過司法判決，方能確定。辜仁發的妻子有犯罪的嫌疑，而由她的丈夫告訴，正是法治的好現象。至于辜仁發的是否犯重婚罪，是否犯誣告罪，在法院沒有判決確定以前，都不足影響于辜仁發的人格和名譽。這才是法治國家人民所應有的觀念。不然，我們將司法權交給報館，報紙上的新聞就

等于法院的判決書了。然而，一切沒有經過司法手續而「傳程天放將長蘇民廳」的新聞又忽傳來了。中國究竟是法治國家呢？官治國家呢？然而，一般人對於這傳說是會覺得平常的，我們對於辜仁發個人的命運，自然是無用要關心，但是從這個問題而一想到中國法治觀念的薄弱，法治前途的沒希望。對於問題的缺乏中心思想，終是模模糊糊，不了了之。又不能不歸結于中國頭腦的特徵了。

## 資格問題

勞心

資格，無論甚麼事都需要資格。

做乞丐的，現在也流行了資格的需要，有難民資格，及大學畢業資格兩種。真的，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你一定很容易看得見，街邊馬路上，寫滿了中文的詩文，英文的說話，是表現他是一個落魄書生的樣子。另外一種，則詳書其為某縣的難民等。總之，你沒了這兩種資格，就沒得在做漂亮的乞丐。而乞丐的另一種資格，就是「老」，並不是年紀「老」，而是做得「老」。所謂「走熟路」，老資格的乞丐總比上便宜一點。

資格的另一面，是「文憑」。所以很多人，花了錢買來了文憑，便聲價很高了。尤其是現在廣西的沒有文憑做不來事的時候，更是文憑的使用好機會。

女子的資格，更有用處。我曾聞一位友人說：女子在中學畢業後，是比較容易嫁一點。的確不錯，大概這不會是詆毀女界吧！小學畢業生嫁中學畢業生；中學畢業生嫁大學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嫁留學生，嫁要人。這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不過我想例外的也許會有，可是百分比總不會十分強的了。大學的入學試驗，一定要有中學畢業證書的才許可試驗。但是，我不明白，中學畢業的資格，就是升入大學的資格了，為什麼還要來一次入學試驗呢！呵，或者，那就是考各人的「面子」上的資格了。因此，我會領悟到文憑的資格，有時也靠不住的。

真的，你們不相信，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例子：在同一學校畢業出來的兩位同學，各自拿了畢業文憑回去見縣長，有一位是給了縣督學兼圖書館長職，而另一位却說，連當一個小學校長也沒資格。於此，更可證明資格有時也會靠不住的時候。

因此，資格的另一面，也就是「面子」了，面子大的資格自然好。為什麼徐轉蓬署名的文章不發表，而換了何家槐署名的同一文章却會發表呢？這就可以說得是面子大的資格越大了。說話說得太拉什了。若不是我臉皮厚，信得過，我也是連寫這篇文章的資格也沒有啦！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廿六日。



救各  
救國



## 摩登破壞團

樹三

說起摩登 (Modern)，它的本身究有什麼罪惡呢？只因世人硬叫它變態，終於變為時髦男女的符號；於是摩登遂代人受過，真是冤哉。

關於摩登男女之出現，其基因是在什麼地方？尤其在新文化的進展上，畢竟有沒有價值？這些于此我姑不欲多加以討論。惟就目前的現象而言，我也並不是在硬開倒車或順風使舵，實則自有其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太多了，所以這也只有叫人惋惜而無法辯護。

不過，凡是一種時代潮流的泡沫，雖令人討厭，要也不是只把那些泡沫擊破了，就可以不再起的。亦惟有就整個的時代潮流的來源與去路，加以適當的疏濬和引導，以使其順流而下。則其由于橫流四溢而激起來的泡沫，才可以期其自生自滅而不

致再起。

例如鈔血鏹奸團會盪起雲湧，盛極一時，其心地是何等光明正大和慷慨悲壯而令人起敬？只因他們似不明白社會的病根之所在，故其結果只不過如此而已。

今閱報載杭州市，突如發現「摩登破壞團」，並已經在各游藝場所，剪破摩登男女的西裝及洋貨大衣等達千餘人。這從某種意味上看來，自不失為愛國的志士。而不能以惡劇作目之。惟其勇氣。是否能把那些帶着衛士，或隨從勤務兵的大人先生，王孫公子，以及姨太太，少奶奶和大小姐等的華貴的洋服與豪華的化粧品，及其公館裏的一切摩登的陳飾和用具，通統加以破壞呢？（破壞的動機究竟是怎樣，我還不明白，這也不過姑作如是談罷了。）

古人說：「風俗之轉移，自乎一二人倡之。」似此一二人即少數人，我相信其決不會隨便的跑到游藝場裏去，雖其愛好摩登則往往的過于一般人。只因如此，那麼若僅止于遊藝場內有這種舉動，自不敢說這就算的有效的辦法。

現在再乾脆的一點說，像上海會為開什麼博覽會而請來的那些「女招待」，才最配受這種警告啦。至于常出入于遊藝場的摩登女，我以為其為被享樂而去的，必定是多數。須知這種摩登的風氣，既然是發源于有產階級或享樂階級者，若只剪破幾個為生活而摩登化的女子的衣服，究能發生多大影響呢？何況她們的新衣，原是處于被動的地位而迎合着享樂之人的心理，並以她們自己的肉去換來勉強穿在身上，以便于到人肉市場競



爭的，故此剪破了亦實覺太殘忍。

最後我希望着諸多持剪的壯士，剪雖剪，但把眼要睜開來剪呀！

## 摩登破壞

曾迭

報載：「三月廿六日杭市有摩登破壞鐵血團發現，二十五日晚開始活動，用鋸水在各遊藝場密酒男子西裝，女子豔服。二十六日晚各報接到宣言，謂提倡國貨，破壞摩登，活動成績，已毀去摩登服裝一千餘件，社會大為震驚！」我們姑不論這運動的有沒有作用，有沒有背景。綜之，這類事件，在思想混亂，認識模糊的中國社會，不但有發現的可能，也算不得什麼希奇的。

這種所謂摩登破壞運動，我們單就其事實的本身加以檢視，也就十分可笑了。所謂摩登破壞運動的武器的鋸水，正是一種摩登的物質，也未必一定是國貨。用鋸水來破壞衣服，也正是一種摩登的破壞方法。所謂摩登破壞團，也不失為一個摩登的名稱。尤其是摩登破壞運動，也是從未有過的一種摩登運動。以一個摩登的團體，利用摩登的物質，行使摩登的方法，演進一種摩登的運動。而達到破壞摩登的目的。這事實所昭示，也就極臻矛盾的能事了！

提倡國貨與破壞摩登，在意義上，是不發生因果關係，也不能成為交錯線的。因為破壞摩登，未必即是提倡國貨，提倡國貨，並不須要破壞摩登。國貨中也有很摩登的東西；摩登的

事物，何嘗都非國貨？如最近蔣委員長所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可算是中國的一種摩登的運動，但是，蔣委員長告訴我們的，新生活運動的要義，不就是有禮，義，廉，恥，四種嗎？這所謂禮，義，廉，恥，不就是十足道地的中華民國的國貨嗎？反之，十足道地的中華民國國貨的禮，義，廉，恥，一經過摩登的新生活運動的渲染，不是又禮，義，廉，恥，豈非又成為摩登的生活意義，摩登的生活方法了嗎？

若然我們單從人的服裝的摩登與不摩登來說，假定我們的祖宗的原始人類是過着赤裸裸的生活的，那我們的祖宗進化到用獸皮和樹葉來遮蔽肉體的一部分的時代，這獸皮和樹葉的服裝，也已是摩登的衣飾了。所以要是摩登的服裝，服裝的摩登，真是所謂摩登破壞團所認為值得破壞的。那麼，只是用些鋸水來洒破一些摩登的衣服是不澈底的，因為若是摩登是真應該破壞，那，衣服的本身，便是一種摩登的東西，我們為貫徹摩登的主張，就該把衣服完全剝去，赤身裸體地回復原始人類的生活，這才算真正的摩登破壞。

摩登的服裝不一定不是國貨原料所裁製的，如其一律破壞，那，破壞摩登，便不是提倡國貨的明證，反而是破壞國貨了。如其認外國原料所裁製的衣服，即是摩登的衣服，那麼，我們應該想到中國為什麼製造不出摩登的衣料？為什麼沒有摩登衣料來製裁摩登的衣服？所謂摩登破壞團的諸公，就應該準備大量的鋸水，去遍洒一般造成中國經濟落后，造成中國文化陵替，造成中國農村破產，造成中國工業衰敗的一切帝國主義

者，以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們，漢奸們。他們才是中國真正的摩登破壞者，破壞摩登的罪人，而中國的每一個有志的青年，也一定是一個摩登的建設者而一定不是一個摩登破壞者，消極的摩登破壞，或是新瓶裝舊酒的假摩登運動，才是中國人的精神頹廢和思想浪漫的不爭氣表現。我們四萬萬同胞要是真的破壞了一切的摩登，重新過我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中國就能立刻變成強國嗎？

中國人遇問題不講因果關係，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又何獨摩登破壞是如此。剿平了赤匪，清出了共黨，便算是三民主義的實現，禁絕了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作家的不屬於政治問題的的作品和書籍，便算是民族文化成功。不承認偽滿洲國，便算東四省沒有失去，這與破壞摩登，便算提倡國貨，有什麼兩樣呢？

## 人與鬼的力量

游絲

前天走過某酒店門前，看見人山人海，「不知又鬧着甚麼事件了？」心想，于是也擠了進去看看。

沒有甚麼！不過是一件「最普通的事：一個少女吃了毒藥自殺，這時正在店前入殮。然而棺板蓋上後，我『親視含殮』已畢，却見到她的一位尊親從酒店的梯子走下來，啼哭着說：

『誰害死你的，你去報仇呀！』于是乎不禁有動乎中！

數月前，我的一位作官的舍親忽被上司扣留，據說犯了『貪贓枉法，縱屬殃民』那兩句『污官懲治條例』。嘗了兩月鐵

窗風味之後，『捉』出來連接『審』了兩堂，便在『一般地說』：所謂罰款者即是贓款『幾個字的判決下，第三天即執行鎗決』。于是他的親屬在搶地呼天之餘，一胸忿抑的洩發，惟有對着他的屍體叫道：『你記着去報仇呀，你記着去報仇呀！……』

那少女自殺，她的親屬不知是何人累死她的，自己不能替她報仇，于是祇得叫她自己去；我的親戚被人殺死，他的親屬是知道誰害死他了，却因為自己無權無勇，鬥不過那些大人物，也祇得叫他自己去。這兩者，都因為生人無法替死者雪冤，便逼得希望死鬼自己能去報自己的仇了。

在迷信的人底心目中，鬼是世上最偉大的動物（也可說是動物！）生前雖蠢如豕鹿，一到死後，就變了萬知萬能了，因之去向生人尋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縱然那仇人禁衛森嚴，鬼也可以從地底鑽出。這雖則是無意識的思想，然而縱使天下間真有鬼這類東西，他們真叫得死親屬的鬼去報復，還未必可以樂觀的：那仇人會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懺悔起來，那末，如果是因情而死的鬼，見了愛人這麼可憐，怎還忍心下手？如果是因果（？）而死的鬼，見了那猛人手持唵珠，更要立刻退避三舍；恐怕他財雄勢大，得了某某喇嘛活佛的真言咒語，咄唔起來時，不難金甲神人從天而降，把自己捉去十八層地獄的！

這兩年『密宗』異常時髦，四處都有活佛的足跡，所有猛人律師博士，多是懂得幾句真言的：既有官威，又有咒語，生人與死鬼，又奈其何？

# 論 沉 默

甘永柏

福特 (Ford) 的印象記上看到他說福特是一個很沉默的人，我們即此就說汽車大王福特是一個沒有快樂的人，不是很可笑的話麼？多少的雄心，是掩伏在沉默的翼翅下呢。

對於那身心活潑，長日不缺少笑臉的人，尋找他們快樂的原因，不是很難的事情。快樂是一種滿足，能在人身的任何一方找到滿足的人，差不多自然會快樂起來；說快樂的人都是達觀的人大約是不會有語病的，因為「達觀」是一種「執着」，能有執着就能得着滿足，或有滿足的希望了。而「沉默」，從沒有快樂的表情而來的沉默，却不是這麼簡單。我們說一個人沉默就是一個人不快樂是正如我們說一個人沉默就是一個人正快樂着一樣的不合理的。「沉默」，如果有人願意去尋找他的社會的意義，像一個日本學者之尋找「笑」的社會意義一樣，他是多半會感到一些兒困難的。我們普通講一個人沉默，常常有指這個人很含蓄的意思。含蓄 (Reservation) 就是隱藏，就是不叫人在一見之下就知道了你的底細的意思。大概有兩種人會含蓄：

一種人是大智大慧，參透了羣理，而後閉眼偷觀渾渾噩噩的衆生，暗地好笑。還有一種人，却是那些一無所有，不足以在人前顯揚自己的，拿含蓄來作了遮身。這兩種人都並沒有入世的精神，說酷刻點，這中間多少含些悲哀的成分！

其實，也不全是那麼的，好像說，含蓄的人就是出世者，就是站在快樂的反面的人了，我從前在名叫着話的一篇小小文章里（論語第八期），用着「沉默」兩個字，十分稱贊了含蓄的  
談 日 十  
另一種妙用。譬如我們在紐約夜報記者 M. S. Parkoyan 君該問

爲大智大哲及強者所採取的沉默，這兒我不想說牠。我會經碰到一個在事業上的小小成功者，他是從船夫茶役一直做到了某隻川江船的經理的，他很年輕，我覺得敬佩；而當我很直率的問到他的抱負時，他給我的却是冰冷的傲然的沉默，這個使我憂鬱。我明瞭自己是不大有能力去了解這類人的，在這兒我想說的，是那在生活上表現出退縮的傾向，用沉默，用漠不關心，企圖將自己從現實遊離開來的。

一個對事事都存着敬畏的心，而將自己的地位放在最不受人注意的地位，企圖一點點安適的人，我覺得應該說是一種病態，讓我杜選一個名辭，是一種「自傷狂」。這種病態，在目前紛亂的爭鬪的社會生活中，多爲一般心地比較純潔的青年所患着。而這種青年，或是富有農民的宿命的憂鬱的性格，或是從一個人煩事衆的大家庭出身的孩子；是的，親愛的讀者，你會經瞧見過在一個大家庭里，從兄弟朋輩中間逃了出來，獨自地站在階前，對着暮天發愁的孩子嗎？

在人衆中我有悄悄注意一個人的動作的習慣，羣衆大會里，有那種不拍手的人，常常引爲我考究的目標。如果我是知道他們的底細，我可以說他們都有了一種漠然的感受的習慣。他們是不大動作的，即使你直接對他有所動作；他們的反應保存在他們的沉默里。你評蔑他，也不容易從他那兒接到抗議或

分辯，至多他們可以對你笑笑，因為這樣纔可以使他平靜和安適。

這兒我得很慚愧的暴露自己，我曾經是在這樣的生活態度下偷活了些年歲的人。記得在復旦讀書的時候，曾經有那自己也不知從那兒結下的「仇人」對我作過可怕的誣蔑，我茫然，我不分辯，也不知怎樣分辯。好像是陳望道先生對我問着的時候，我是笑着說了「真實總有明白的一天」那樣可笑的話。時間久了，記憶也就淡了。而我知道，那所謂「真實」，除了存在在一個人純樸的腦子里，是永遠只會暗里，在暗里的！

近來所謂文壇上不是盛鬧着何徐二人文章糾紛的事麼？何君與徐君都是與我有一面之緣的朋友，我不想批評這件事情的是非。在我却想，如果是有了像自己這麼歡喜平靜的人，則這件風波是可以不成爲一件風波的。雖然不是專門弄文學，因為興趣的關係，自己偶爾也寫點小說之類的東西，偶爾也做點投稿之類的事。投稿到一個漠不相熟的文藝雜誌，即使你附了郵票，那種文章不被採用，也很少能回到你的手里來的。到後來你卻可以看到一些鬍鬚你的東西被印出來，改頭換面了，名字也變成他人的了。你因爲不願鼓動風波（或者也是無法），事情也就會慢慢的淡忘了。即使要鼓動風波呢，你也沒有方法可以印證你的原物。文章既改頭換面了，思想（指內容）也不是你一個人纔有，可以獨佔的呀！你只有沉默。曾經有朋友投稿到南京某文藝月刊，那稿子不知怎樣會飛到武昌一個副刊去發表，投稿者既沒有遍閱全國報紙副刊的可能，這稿費也就不聲

不響的落到編輯老爺的腰包裏去了，即使你偶然看到，寫信去問要稿費來，編輯老爺也可以不理不睬；你不願鼓動風波，因爲你是貪圖安靜的；事情自然就會安靜了。而且即使你要呼喊伸怨，在這森羅的密網之下，你也將無處可以送出你的聲音。在我，却也常常被那所謂朋友之類的人勒索了詩的原稿去讀，偶爾看到人家的詩作發表出來，却好像自己一般的熟悉。你並不能說是你的，因爲你並沒註冊那一條思想該屬於你有。那一個字該屬於你用呀！碰到這種事，也只能笑笑置之。這些人都是有爲的新進「作家」，都是光燄萬丈的「天才」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一個人取擇了沉默的態度後的「好處」的舉隅罷了。對世事表示淡然，而存着悲觀的苦心，默默地在生活下去的青年，在這時代里，定然是不少的。也許他們能夠自得於那種「幽默」的處世態度，但是，現在我覺得，這實在是一種危險的現象，年紀還是那麼青青的人，都磨滅了對於「真理」追求的勇氣，那麼，「真理」不是距離我們更遠了麼？有位青年的指導者勸告青年因該保持對於政治的超然的興趣；超然並不是淡漠，也不是冷嘲或玩世——沈默的人，都有這種內心的傾向——；對於政治如此，對於一切的事，至少也該如此的。退守的，「自傷狂」的沉默（我是專指這種沉默！），能夠在這個時代的純潔的青年的雄心下淘汰下去，我想，這時代將是可以多少有一點兒轉機了！我願意慢慢捨去過去的態度。

（編者案：胡不快快捨去？）

三月廿五日，一九三四，



# 農村鱗爪

虞家稠

巡長受窘

碰着機會，上個星期我又跑回故鄉去了一趟。

春天的農村許多事情都煥發着新的有生氣的樣子，我欣喜地耽擱在農村三天。在這短短的三天裏，使我多知道了一些做人的資料以及聽到許多哭笑不得的新聞。關於有些新聞，當我還住在農村時，我是十二分地和農夫們同情，爲農夫們不平的；可是一到了萬惡的淵藪都市裏來，我全然改換了性情。

誰叫農夫這樣忠誠呵！忠誠在這個時代就是招人欺辱的招牌，也就是吃虧的招牌。

農村是一天跟一天的崩落，我覺得，要是農夫們永遠這樣忠誠下去，任憑你『復興農村』或『救濟農村』的口號喊得連全個的地球也震動，農村始終不會復興，不會被救濟！始終是沒落下去的。換句話說，就是要靠着農夫過活的官吏們把天良發現了，寄生於農村的流氓們蘇醒了，在農村裏作威福作禍亂的土豪們入善了，於是農村方能復興。農夫能夠知道他們日趨沒落而抬起頭來向騎在他們肩上橫行的寄生物說：『我們不再受欺辱了！』那末農村也會立刻停止沒落而回到復興之路的。

農村滿眼都是淚，農村的一切行動都可以使一個未曾被嚇服的人生氣。

談 日 十

三天的農村生活就使我流過淚，生過氣。中國的社會組織階層呵！

回去的第二天就是鄉村集市的期頭，我村是在臨近算是一個大的村鎮的，市面雖然不十分大，可是那條狹狹的小街却擁滿了人，兩旁緊擺緊貨物。這個市場，當然不會有如大都市裏的那種紅綠眩人眼目的招牌，也沒有噪人耳朶的藉大減價爲名而招徠顧客的軍樂聲。沒有佈置得五花八門的商店，更沒有要二十五元錢代價買一隻的跳舞機陳列着。這裏有的是農村日常的需用品，看他們熙熙攘攘地在交易，完全是樸素的裝飾的男女。我相信，假如有一個臉孔粉搽得雪一樣白，嘴唇像剛吃了生人肉一般的，頭髮用煨紅的鐵筍子燙得一鉤一折，兩條大腿像豬糞一樣赤露在外面的都市中的摩登女人走去；這些在忙於交易的誠實人們一定嚇了一跳，以爲妖怪出現拋下交易逃走的地方。

市場旁邊有一個曠場，這裏是那些無賴流氓聚賭的地方。這天的賭場十分鬧熱，原因是剛渡過舊曆的新年。突然間駐紮在十里路外的公安局來了許多警察，還有一隊便衣隊，有一個巡長帶領來的。

警察衝散了賭場，而且抓住了一串賭徒。賭是一件違禁的事情囉，賭徒之應該被該也是一件無可非難的事，雖然這種聚賭抓賭徒的玩藝兒在鄉下原爲警察老爺的意外竹槓。

警察帶了被捕的賭徒像凱旋歸來的軍士一樣長揚地去了，於是村裏起了一個小小的騷動。

「到市裏去買葷腐的榮生被抓去了！」一個怨忿的消息。

「賣鹽的阿三也被抓去啦，豈有此理。」又是一個。

「擺賭場的頭家反而不抓，媽的×！」再是一個。

許多話，怨忿的話；許多消息，恐怖的消息；一個個地從忠誠的農夫口裏傳出來，散開去。

「豈有此理，亂抓好人……」

「咱們去搶回來！」

「他們有槍嘍！」

「我們有鋤頭！」

「還是到縣裏去想法子，媽的，敲碎狗巡長的飯盤。」

「還是請村長去理論好！」一個聰明一點的想出這條辦法

，於是村長被羣衆挾着飛也似的向凱旋而去的警察大隊追。

「你們不是想拒捕！沒有皇法的亂民。弟兄們，看槍！」

「巡長是見羣衆趕去，打起嚴厲的官話來了。」

「誰沒有皇法？亂捕好人，買通賭徒做事的狗巡長！」竟

有勇敢的人這樣反罵。

「到縣裏去說話，媽的。」

「敲碎狗養的飯盤，媽的×！」羣衆的心是連成一串的。

這時村長走得喘不過氣來。

「賭是違禁的事情，你們爲什麼替賭徒講話？」巡長很威

儼的說。

「巡長，你所捕的可是賭徒嗎？」村長氣急地問。

「當……」巡長臉色緋紅，停一下再接着說：「弟兄不會

亂抓人的」。

「哼，真奇怪，賣鹽的阿三，買鹽的榮生却不會賭。誰

是頭家？你說吧，爲什麼沒有頭家？」村長很流利地責問。

巡長沒有話可說，警察更沒有話可說，悻悻地放了被捕的賭徒走了。

「抓賭不該抓頭家，」這也許是警察抓賭的哲學吧！抓了頭家去他們就少一筆收入了呵！

### 阿奶的死

第三天的下午，隔壁的堂嬸很悲切在哭。哭聲把我從夢中

驚醒，我推想着，一定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當時我可想

走過去看看，但是自己是一個很容易受感動的人，萬一走過去

見到什麼可憐的情形，我一定比受着這不幸事情的人還難過。

於是我含着十分痛苦的心情寐寢在牀上，屋裏一個人也沒有。

這悲切的哭聲，老早把我的淚引出眼眶啦！

過了很長久的一個時候，堂嬸的哭聲變做低微的嗚咽。

「沒有醒嗎？」母親輕輕地進近我，又想轉過身出去。

「醒啦！隔壁什麼事？媽，」我從牀上坐起問。

「沒有什麼，你睡吧。」母親意欲瞞住我，用十分鎮定的

神氣向我說。

「沒有，爲什麼哭得這樣悲切？」

母親很眼裏跌下兩顆淚，再也忍不住地用袖掩着面哭了。

「唉，唉！阿奶死了。」她抖顫地說：「這樣一個標緻的

姑娘，死了！」

「什麼？阿奶會死了？昨天不是好好嗎？什麼病……」我從牀上跳下來，一連的追問。隨着我就跑過堂婦的家去。

在眼淚流成的巨海中，我找到關於阿奶死的原因。

阿奶是我的堂妹，今年十九歲了。她是遺腹生的，而堂婦也只有這樣一個女兒，十九個年頭的寡婦生涯的希望完全付託在阿奶的身上的。

阿奶真長得美麗，在村裏和她同年紀的姑娘中，沒有一個能夠及得上她的。全村的人都知道有這樣一個標緻的姑娘，阿奶也能夠做一個使人佩服的莊端女人。

爲了標緻美麗，使全村的人都讚賞她，也爲了美麗標緻，使她這年輕就死了。

去年冬季，前村一個單身漢來向堂婦說親，當時堂婦打聽得夫婿是一個無賴光棍，家裏連房子也沒有。做兒女的父母的人，當然雖要盡她，或他應該盡的責任，有了女兒，誰不想把她嫁給一個終身可靠的丈夫？因此堂婦就回絕了。來說親事的人，爲了不成全而生仇恨。他到臨近村莊去造謠，說阿奶如何壞，如何不貞操。

在鄉村裏，一個女人最受人看得起的，第一是貞操，第二是容貌，其次是性格，門楣。但是那個無賴漢雖然給阿奶造了極端的謠，阿奶仍然在上個月說定了人家。

母女兩人只望從此可以無憂地過活，誰知禍起倉卒，使阿奶不得不自尋短見了。

談 日 十  
這天的上午，阿奶跟着許多隣婦到一個尼菴去拜佛，在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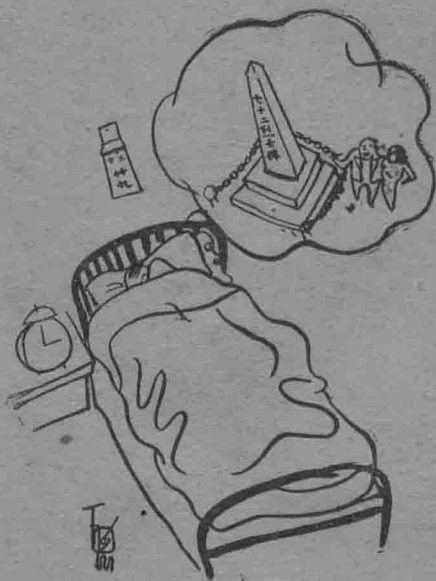
上撞見了那個無賴，給無賴糾集了一羣同伴，昧了天良地搶過阿奶去姦污了……

阿奶哭着回家，於無人察覺時上了吊。

事情是這樣弄成功了，無賴早已溜之大吉，有什麼辦法呢？這個紊亂的年頭兒。

阿奶是爲了失貞操而死的，這也許是市中的女人們所鄙棄的吧！但是這却正是舊禮教統治下的農村的烈女。

一個寒冷的春天在杭州



紀念黃花崗烈士

丁聰作

# 鄉居雜記

傅敬嘉

晒穀場上

晒穀是在廣大的空場上舉行的。從田間挑回來的穀都倒在特製的竹蓆上受日光蒸晒。這些工作是由村中的婦女們做的。

晒穀並不是件輕鬆的工作，因為穀需要時之用木鋸勻和在強烈的陽光下勻穀已經是辛苦的事，何況還有別一種的辛勞呢！

秋天下雷雨雖是很少，但也有前一分鐘還是清明蔚藍的天空，後一分鐘却會有傾盆似的大雨。被秋陽熱昏了的人們也許需要一次大雨帶走熱悶，然而有晒穀職務在身的婦女們却要為雨流汗為雨焦急。晒穀的目的是使穀乾燥。假如受到了雨，非但前功盡棄，並且穀也要因此出芽，不能賣好價錢

的。所以婦女們常常帶着敢怒不敢言的態度悵望着天。她們希望不要下雨，希望這些比勻穀更苦的生活不要光臨。

一塊，只消一塊在天飄着的烏雲就會使全村婦女吃驚的。因為烏雲來是下雨的先兆。當她們看見烏雲的時候會叫着「烏雲來了」而匆匆地把平舖在席上的穀用番箕倒在大竹籃裏挑回家去。一塊烏雲就會賺到每一婦人的一身大汗。

然而天老爺卻不會爲了她們流汗而生慈悲之心的，他老是那樣地去捉弄她們。有時候一片烏雲升了上來，但是當婦女們把穀收了進去，烏雲又走了，依舊是陽光遍地。有時候淅淅瀝瀝下幾點雨又停了；又

因此，晒穀場上常有罵「倒霉的天，短命的天」的聲音。每天，婦人難得不出汗的。

我老是這樣想，我希望有一個數學家來計算一下，一粒穀和汗珠的比例是怎末樣的！

稻草

讀者不要以爲稻草是無關緊要的，其實一束稻草不知焦急了多少人的心理！

稻草是主要的副產，大部份的用途是作爲燃料。有許多農作物是少不了稻草掩護的，而且，在冬天沒青草的時候，牛的食料就是牠。

爲了這樣，求稻草完美是農夫的大心事。

才割下來的稻草是濕的，都一束束地攤在田中晒乾。假使一遇到雨，就會腐爛的，腐爛的稻草就等於廢物。所以農夫們防雨點濕稻草就像鄉婦們怕濕穀一樣。

我曾經親見過兩個農夫爲了雨在半夜時分趕到三里路外的租田裏搶稻草。他們的補救方法是把稻草堆在一起，那末至少有當中一部分是可以保全的。

只要有一線希望，他們都會不顧生死的做去。無論在日裏或在深夜，一聽到雨點敲着地面，他們就會冒雨到田裏去施救的。

一直到稻草乾透，挑回家來，堆成一個個的草蓬，那時候的農夫才會放下了心。

本刊第一期至第廿四期合訂本

現正裝訂中，可以預定。

定價 每冊叁元。

預定 減收貳元。

硬面洋裝一巨冊。

甚爲富麗美觀。



# 一個打過帝國主義的士兵

見人

我那時候也很窮，家裏來信說已完全破產，沒有錢寄我，要我立即回去。於是我不但學校不能進，而且吃飯也時常着了慌。那情形，是能活了一天便算一天，像一個羔羊給風浪卷在海面上，不知何時才可遇見一隻救生船來把它救起來。

一天，十二點鐘的時候，我才檢了一件夏天西裝，走到當舖去換了一塊錢回來，我便到一家飯館裏吃飯。這飯館的客人全是學生。

當我點好了菜，茶房便在我面前放下了一個碗一雙筷子和兩張方形的小紙頭。

這時，門口出現一個穿着士兵制服的人，身上掛着漱口壺，腳下穿着陳嘉庚綠布面的膠底鞋子。大概是我端着筷子的時候，他便站在這兒了。

那士兵像四十歲光景的人，黑色的臉孔，帶着忠誠的愚態。那臉孔上的縐紋，看去彷彿一枝乾枯了的樹木。他站在那兒，眼睛像死水一般望着我們，可又找不到到底是望着誰。眼睛沒有動過，祇嘴唇動了幾下。我正等待着聽他要說什麼，可又聽不出聲音來。最後：

「先生們，我打過帝國主義呵！……」說了後，眼睛又望着我們。不曉得是乞憐同情，還是餓求着我們給他些慰藉。

這時候，除了在撐帳的老闆娘送他一個白眼外，更沒有誰來了。

理他一下。

「多可憐呀！」彷彿一句沒有聲音的話低飛過我的嘴唇。雖然在我僅有的糧食裏，分一張飯票把他，是絕無問題。

比如吧：有一個朋友來訪我，我不是也要請他吃一頓飯嗎？而且朋友並不在乎一頓飯，但他却須要我一張飯票。可是我想：假便分一張飯票把他，並且請他同在一張桌子吃飯，可不是每一雙眼睛都要瞟着我譏笑嗎？原來這兒完全是學生階級呵。

好久以後，那士兵還是站在那兒，眼睛不動，但嘴唇卻又動了幾下。彷彿有許多話要從那兒溜出來，但却又溜不出。

「走開，這兒沒有飯給你吃。」老闆娘忽然向他橫一眼。也許他站在那兒也覺到無聊吧，一會兒他也漫漫地轉了身，拖着那個失望的腳步走了。這時，我也沒有考慮過，不知是什麼幽靈教我那樣做。我馬上走到老闆娘那兒，從身邊摸出那塊錢換了七張飯票，於是我便走出去了。

我找到了那士兵，我便把一張飯票交給他。他望着我，那沒有言語的感激的靈光，我至今也還沒有忘記。隨後我又告訴他：我住在×號前樓，教他吃過飯後便去找我。因為我想：跟他談一次話一定可以供給給我許多鮮活的材料。

我離開他，我便又回來飯館吃飯。這時他也跟在我的後面